

新民时论

我们知道社会上有宗教的欺诈、军事的欺诈、媒体的欺诈、商业的欺诈,学术本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然而近年来也成了欺诈横行之地。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劳思光分析过“学术欺诈”:一、放弃学院自身应有的标准,而另外由学院之外的因素形成若干壁垒;二、学术之外的政客运用学术,将它当作工具;三、这两种势力的影响,造成学院生活中利害心的高涨、是非感的暗昧,因而使学术界表面上看起来好看,骨子里却到处布满了欺诈的阴影。《历史之惩罚新编》)

最近,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的倒台,使新一轮的学术欺诈添了典型案例。这个被称为“推土机市长”、长于城市改造工程的市长,贪污腐化而落马,其学术欺诈的行为因而暴露无遗。这个拥有博士及博士后头衔的市长,居然是一个论文多产的高手。“在中国知网,搜索作者季建业,与之相关的期刊、报纸文章能有100多条,内容涵盖农村法制、南京物流、城市发展、群众建设等政治、经济、法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发现,其仅在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有60来篇……”公开资料显示,2006

“学术欺诈”何时了

胡晓明

年以后季以研究员的身份多次出席研讨会,发表各类论文,有多篇以个人名义在当地党报以及中央媒体刊发。这些论文都是他写的么?人们纷纷质疑:“官员哪有时间写论文、做学术?”圈内人士推断,季建业的博士论文为“枪手”所作。这个传闻也出现在苏州纪委圈子里。苏州纪委内部QQ群聊天记录显示,有人称“老季”论文实为替写。此其学术欺诈之一。枪手论文就免不了论文剽窃。枪手本来就是不学无术之流,以拼凑文章取胜。季氏因此被好几个真正的作者

找上来,他一一用金钱的办法来摆平。如此败坏学风,此为学术欺诈之二。更不堪的是,据媒体的报道,他在论文中的观点与实际的执政理念似乎相去甚远。其《扬州古城保护的实践与体会》中论及“只有保护好古城历史遗存、建筑风貌和文化符号、民俗风情,才能延续历史文脉,传承古代文明,弘扬传统文”,这与其在南京执政时将六朝古都“开膛破肚”、砍伐梧桐树等形成鲜明对比。其另一文章中说要“关注群众物质利益、尊重群众物质利益、维护群众物质利益”,但他的

大拆大建之举,一直招致民怨。他主政期间大拆大建、片面追求政绩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了他对于学术,一直是政客式的玩家,完全是假装的论述、虚伪的研究。此其学术欺诈之三。季氏的例子足以引起学界重视。试想,如果不是他因为经济案发而落马,学术欺诈会暴露么?如果不是因为他官大,吸引更多的关注,一般的学术欺诈会进入公众的监督么?其实,类似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了。譬如,假冒虚报信息以骗取国家科学基金;枪手论文屡禁不止,学界

见怪不惊;将非学术的评价与标准取代学术界自身的评价与标准;以包工式的工程方式来多揽课题谋取利益;以重复出版代替或冒充学术研究新成果等等,表明形形色色的学术欺诈正在红红火火的路上。如果学界中人缺少自律与反思,如果管理部门以学术之外的规则推波助澜,如果学术监督机制长期形同虚设,如果利益相关的机构将利益看得高于是非,视学术欺诈为正常竞争,视为兵不厌诈,那么,学术欺诈的“大鳄”将会不断出现。(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为何如此震惊

叶开

流行词手册

我从小对大数字很敬畏。感觉那是一种彻底的气势,让你产生无可辩驳的敬畏感。数字的大小,随时代而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10000是大数字。那时万元户基本就是土豪了。小伙伴们谁兜里有一两块钱就是富二代。后来看香港电影,发现真正的土豪是摩天大厦里抽着雪茄、喝着红酒的老板们。而手拿能砸死人的大哥大,像著名影星成奎安这样的粗糙大哥形象,也深入人心。他嘴巴一歪,凶恶地对手下马仔说:“把他给我搞定!”听起来真是酷毙了。

我因此很崇拜“大哥大”和“搞定”这两个词。那段时间,“大哥大”是一种身份象征,相当于某土豪丈母娘送给女婿价值四百万的宾利超级跑车。

数字就是那么直接!犀利!带着具体的形象,进入社会生活中,撕裂我们的思考。时代变化太快,凡事不可以常理度之。今日之土豪们总能以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震撼我们的神经。如今,10000已经变成一个小数字,七位数才是入门级。比宾利更加昂贵的千万元级跑车,在中国都很有市场。

过去,对10000的感慨可能是“哇噻”或“犀利”。现在,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数字,这种惊叹词已经不足以表达震惊性了。前段时间,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承认自己一次受贿两千万之巨。据说,用面额100元大钞换成重量计算,两千万元重约两百公斤。当然他们不会采用这么原始的方式,电子时代,一秒钟之内可能就转账成功了。

英语分值降低有没有问题

朱绩崧

北窗絮语

本周,教育界最热的话题,莫过北京宣布2016年高考英语分值拟降低三分之一,从150调至100,一举打破了这么多年语数外三科均立的局面,不可不谓之富有颠覆性。浏览微博,论者之中,叫好的十有二三,除极个别高举“原教旨爱国主义”的大纛,都是一个论调:英语学了十几年,还是不见成效,而且工作中,生活里,根本用不上啊!此说倒是在功利主义角度上有几分说服力。但用不上,学不好,就可以少考一点了吗?

有家媒体,别出心裁,搞了调查,结论是88%的受访者赞成取消英语高考。这是典型的“局部真理”。多调查一次,看看多少受访者赞成明显最“无用”的数学也别考了,出来的百分比如果不是更高,也绝不应比英语的这个数字低多少。语文同样可以测测。甚至,问卷改作“废除高考制度,您赞成还是反对?”弄得巧了,反馈的赞成票要接近100%了。灭了高考,普天之下寒门子弟改善命运的希望星火,也就随之灭了。

须知以语数外为主课,良久施行,渐成传统,背后有强大的学理支撑,岂可轻弃?即使调整,也该充分论证在先。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但高考任何科目分值的大动,都会影响该科目在高考总分中的权重,无形中对学生是一记响亮的鞭策,把更多精力投入高分值科目的复习应考中去!首都的做法,显然是将“重语文,轻英语”作为教育的新政策在尝试执行。如此修订,有没有问题?以我一名高等教育基层工作者的角度看,非但有,且甚巨。首先,学生高考结束,升

孩子,谁教你“杀光中国人”?

李泓冰

余烬录

平生有过一次坐在黑暗的电影院,看了九个小时电影的经历。那是今夏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一部法国人拍的纪录片,《浩劫》,一些幸存者讲述纳粹集中营的故事。影片中镜头不断摇啊摇的,都是些无奈的绝望的眼神,通往不归路的无尽的铁轨,幸存者几分麻木、几分忧伤的叙述,缓慢的、似乎永不切换的长镜头……

整部影片,不管是被彻底灭绝的小镇废墟,是恐怖到极点的毒气室,还是那些上车前还衣香鬓影、在车上还款款品尝开胃酒、然而一下车就面临死亡、情绪崩溃的犹太淑女绅士,它们都不及一个一闪而过的小镜头,带给我的强烈震撼。

那时,在德国常常有火车把犹太人载到各地集中营,以便“集体解决”。火车上沙丁鱼一般拥塞的犹太人,透过逼仄的车窗,惊恐地看着外面自由的天空,揣测自己未知的命运。一个在农舍前玩耍的德国小男孩,抬起头看着列车上的犹太人,以一种胜利者的神情,欢快地抬起手,朝他们比了一个割喉的手式……

是的,小男孩,不会超过十岁,就学会了鄙视与仇恨。好吧,让我想起这个镜头的,是最近的美国一个电视节目的场面。

也是孩子。美国广播公司10月16日一个深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邀请4位不同肤色的孩子组成“儿童圆桌会议”,一边吃糖一边讨论国家大事。主持人吉米·基梅尔问,“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样才能还完?”有孩子说“要建造大高墙,把中国人挡在外面”;有一个6岁白人儿童更语出惊人,“要绕到地球另一边

去,杀光中国人”。这档节目没什么影响力,但华人圈仍然愤怒了,网上数万人签名发出请愿信,联合抵制美国广播公司和吉米·基梅尔,表达对种族主义言论的坚决反对。孩子话,犯得上小题大做吗?是的,童言无忌,但值得探究的是,一个孩子,针对另一个遥远的民族,怎会滋生这样“脱口而出”的仇视?相信这个孩子,未必会忘记还上向同学约翰借的一美元,但是欠中国的巨债,这个孩子的逻辑居然是——威胁我们的人,索性灭了他算了。

孩子是张白纸,是谁画上了仇视的阴影?关键在于孩子背后的成人世界。孩子,是谁教你生出“杀光中国人”的念头?要知道,希特勒当年也是举国狂热的百姓民选出来的合法国家元首;而驱赶、虐待犹太人在当时的德国,也曾得到相当多百姓的强烈支持,邻里还不无庆幸,抢生意的人走了,“就是那个贪婪的犹太家伙,抓得好”……

而今,也不独是美国。9·11悲剧发生,此岸一小撮人也曾欢呼;韩亚空难有参加美国游学中国学生罹难,也曾被一些同胞在网上幸灾乐祸……他们可都是成年人,是什么让他们对同样无辜的另一人群产生这样强烈的敌意?仇恨不分青红皂白地叠加,埋下的苦难种子,殃及的仍将是最普通的百姓。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亡故事,足以说明。有人说,美国电视绝对不敢播出对黑人也就是被尊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性言论,那会带来大麻烦。这也是黑人兄弟数世纪抗争的结果。那么,是时候要做些什么了。虽然很难。